

社會小說

水流音

第二集

北京平報社發行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社會
小說
水流
第二集

定價大洋五角

著者 張二香

校訂者 陳重光

印刷者 平報社

總發行處 平報社

北京宣外西南園
電南五二四三號

分售處 本埠各大書坊

世友去毒清血露
 氏製
 十生新血非是普通猛烈以毒攻毒
 十血山面生紅點小瘡或花柳
 十新血非是普通猛烈以毒攻毒
 十血山面生紅點小瘡或花柳

大楓子油膏
 外科
 靈藥
 凡一切濕毒一敷即愈每盒三角
 每月三元總經售處北京香廠萬明路濟世大藥房
 新舊此露病輕者一二瓶重者五六瓶永可全愈每瓶八角
 外傷
 靈藥
 凡一切濕毒一敷即愈每盒三角
 每月三元總經售處北京香廠萬明路濟世大藥房

眞止八里憐齡果
 五勞七傷人爲久
 下思飲其肚痛胎前產後一切之症無論病後血弱虧損結聚血不調人下益益精補腎
 廣嗣延年益壽種子十瓶五瓶一兩琉璃廠西門園二門口飲食日增才體肥壯益益精補腎

耳鳴耳聾
 耳氣虛專能治耳鳴頭目暈眩常聞風聲樹響或若蟬鳴白治不效急服此藥
 耳氣虛專能治耳鳴頭目暈眩常聞風聲樹響或若蟬鳴白治不效急服此藥

偏牽疝氣丸
 潮濕虛寒等症尤妙以上兩種定價每盒一元二角
 德生堂
 開設北京前門外虎坊
 東路南謹防假冒

小社
說會

水流音

第二集

目錄

第九回	第十回	第十一回	第十二回	第十三回	第十四回	第十五回	第十六回
藉慈善名魚肉苦同胞	投匿名信離間好鴛鴦	演戲籌捐學生施驅術	更名改姓記者創奇談	關蟻塵薦賢維持會	任煙行發賣招待員	李鳳儀獻宴師友	吳璞仁惡治滑頭
文姨太避難返京華	吳夫太人遷漸入醫院	吳秋納寵貯金屋	王教涵推資選租界	楚鳳叔藏身中央店	宋步髡受計中央園	老宋醉打麵包頭	二王怒打麵包頭

社會小說 水流音 第二集

張二香撰述
陳重光校訂

第九回 藉慈善名魚肉苦同胞

投匿名信離開好鴛鴦

一集水流音全書八回 沒有一回不腌臢 沒有一人不腌臢 除却王雲珊文不群二三子 尙還清白 然又無甚事跡可供陳述 幸虧著者見機識趣 趕緊收科結書 否則看官將閉目掩卷 棄而不閱矣 豈不予著者以大難爲情哉 二集撰述 開始之先 著者便拿定宗旨 非禮不寫 非禮不說 於是把一支禿筆 在洗子裏涮的淨而又淨 一塊香烟在硯台上 研的細而又細 稿紙放的板平 身子坐在棍直 凝神固志的 只想做段文雅清尙的 給看官換換眼光 不料著者坐得腰酸頭昏 筆乾墨竭 也沒有想出一個字來 不禁興而歎曰 鬼域世界 遍地腌臢 欲求一淨料 難矣哉 看官 不要以爲著者一歎之後 又做出臭文章來了 這第九回書中人物 盡是初次登場 事跡雖不清雅 情節尙堪發噱 繡幕乍起 先請一位學生上台 此人姓費字韻芙 年紀二十上下 湘潭人氏 因爲幼小長在申江 所以說得一口好蘇白 十五歲時 隨着老人家來京 便考入中華大學預科 次年他父親應雲南唐督之召 赴滇入幕 恐怕荒費了兒子的學業 便把韻芙安插在一家人同鄉家裡 仍令他中華大學去上課 每月匯寄他三五十元 做爲束修零資 并囑咐他收支都要詳細登記 以便將

社 會 小 說

來查驗其用途之正當與否 臨行之際 又復再再託求那位同鄉 千萬要分心約束管教 不可客視 這也是父母希冀子女之常情 說起這費韻芙來 究竟是書香子弟 自從他老父去後 孜孜求學 毫不嬉戲 就是例假休息的日子 他不過找二三知性學友 研究學說 從未涉足繁華場所 他那父執看他如此向學 常常稱贊他為少年老成 近世罕觀之才 諸事也就無須加以約束了 這一日正是星期 韻芙起牀比較往日略晏 洗漱已畢 將近飯時 他便將臨窓書案 打掃一過 正想要看會課本 忽見僕人一手端着稀飯 一手拿着小菜 走進房來 放在棹子上 然後又從懷裏取出一封信來 交給韻芙 說道 這是昨晚信差送來的 我因為少爺已然歇息了 所以今天才給拿進來 韻芙接過來 見信面寫着 本京油麵胡同門牌九十九號湘潭羅寓交費韻芙先生台啓 下款印着京師維持貧民會的戳記 字跡娟秀 大類出自女子手筆 不由暗暗納悶 心想我素日并無女友 那裏來的這封信呢 此時僕人立在旁邊 尙待取走碗箸 韻芙便三口兩口 忙着吃了稀飯 打發僕人收拾走去 然後折開信封 抽出一看 是張石印啓事 箋上面印的是

逕啓者同人等鑑於京門生活日高貧民日衆亟應設法救濟現發起籌設京師維持貧民會并公推王教涵君爲本會理事長業經呈報
警廳各在案風仰

執事當仁不讓見義勇爲已由敝會王理事長教涵君專函聘請屈就爲本會總務委員
職務本月三日（星期日）在交道大街慈善寺內本會開第一次聯席討論大會即請
屆時

光臨指導一切是爲至禱專肅順頌

公 綏

注 意

開會時間爲本月三日下午
三時至五時會場備有茶点

京師維持貧民會啓

費韻芙將信瞧完 照舊裝好 伸手開開抽屜 擲入裏面 回頭看看月份牌 今天正
是三日 心想左右今天沒有事情做 何不去瞻仰瞻仰這羣小鬼 都掉的是什麼樣的
鎗花呢 反正聘我爲委員也罷 委方也罷 我決計不幹就是了 主意已定 索性課
本也不看了 等到吃過午飯以後 天氣已有未初 換了一件新藍布大褂 戴上帽子
出門往交道大街慈善寺走來 路上恰巧遇見同班學友楚鳳叔 老遠的就喊密斯特
費 一同走 韻芙停步 只見楚鳳叔跳跳蹦蹦趕了來 韻芙見他今天衣冠齊楚 學
士頭梳的亮而又光 臉蛋兒洗的白而且紅 離着他還有五六步遠 就聞見香氣芬馥
鑽鼻欲醉 韻芙不禁打著哈哈問道 小楚你今天興高采烈的 是到那裏赴約去
楚鳳叔說道 我只問你是不是到慈善寺去 韻芙道 正是 楚鳳叔道 這樣說我們
就一同走罷 老王恐怕早已到會咧 二人隨行隨說 韻芙又問道 主教涵辦這個會

肚 會 小 說

事先我怎麼不知道 昨天冒然給我去信 約我做委員 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楚鳳叔答道 你同老玉又不同班 素日你又同好出風頭的同学 不大接近 你那裏會知道這事呢 老王起意是在上月 因為南安女子中學新聲職業學校兩家 藉着經費拮据在江東館演戲籌款 成績很好 所以他才想起辦這個會來 韻芙納悶問道 學校演戲籌款 成績好否 又與維持貧民有甚麼關係呢 楚鳳叔笑道 你這不出風頭的老板板 豈能知道個中秘訣 那學校演戲籌款 若不說是經費支絀 官廳方面那裏能够批准呢 其實是校長教員的局錢賭賬拖的太多 設法還了 所以才想這妙法彌補 王教涵立維持貧民會 也是這個意思 將來藉口籌款 救濟貧民 唱天義務戲 剩下三五百的 也可以自己做筆小補助啊 韻芙聽罷 咬着嘴唇搖頭說道 該死該死 打着貧民旗號騙財花 這真所謂不殺窮人沒飯吃了 楚鳳叔笑道 你真是少所見而多所怪啊 現在的慈善機關 恐怕十九如此啊 那一個又涓滴不染 大公無私呢 況且籌了款子 也不能盡入私囊 多少也要做幾套棉衣服 印幾張糧食票放給貧民呢 韻芙冷笑說道 如此說來 於維持貧民四字 尙還名符其實啊 楚鳳叔道 你也太糊塗了 我們這幫窮學生 還不算貧民麼 韻芙微笑未答 兩個人隨說隨走 不知不覺的已竟到了慈善寺 只見這座朽爛不堪的廟宇 山門已然沒了一扇 影壁牆上的白灰都掉的乾乾淨淨 露出來一層層的碎磚頭 上面貼着一張三

尺長紙條子 歪歪斜斜 寫著京師維持貧民會七個核桃大的字 旁邊還有一張指路條子 寫著本會在西跨院內辦公 二人走了進來 看見大殿階前 放著許多雜貨担子 糖食車子 等等勞工標識品 一望即知廟中住著不少小販子 在這裏做鍋伙呢 韻芙不禁贊歎說道 難得王教涵會選著這塊寶地 楚鳳叔道 西跨院還算乾淨 本來近年北京房價也太貴了 就是槽朽的小房子 老和尚還要三塊錢一間呢 第一個月還得三份 難為老王 他脫下來的小夾袄褲 連著一條棉被 當了六塊錢 又把小李託他買東西的九塊錢 也用了 才勉強強強搬進來 連買信紙郵票 再今天預備茶点 恐怕又要光光如也咧 韻芙正聽著楚鳳叔說話 忽覺一股惡氣撲鼻 連忙低頭一轉 地下擺列著好幾盤人屎狗屎 幸虧眼快 不然已竟踩在鞋上了 二人過了二層大殿 只見西邊另有一門 迎面牆上也貼著張紙條子 韻芙在前 鳳叔在後 走了進去 只見院中放著五六條破板凳 北面一間小房 開著屋門 裏面烟氣重重 一羣牛鬼蛇神 站著的坐著的 已然擠得滿坑坑谷 韻芙皺著眉頭 立在院裏 偏是王教涵眼尖 連躡代躡的跑出屋來喊道 好了好了 費楚二位委員到會 已足法定人數了 我們開會吧 說著就見屋裏的十幾個人 窩蜂似的都鑽出來 搬棹子的搬板凳的 忙個不住 也不知楚鳳叔甚麼時候進了屋去 提出一個鈴鐺來 站在院子當中 叮唧叮唧的搖得山響 片刻間佈置齊整了 這露天會場 王教涵

戲 會 小 說

請大家入席 此時韻芙被衆人吵的神昏意亂 教涵連喊幾聲 方才聽見 只得尋了一個不接近陽光綫的地方 坐下了 只見王教涵站在主席台前 像背書似的 堂堂皇皇 說了一大段似是而非的人話 韻芙閉着眼睛 坐在一張搖搖欲倒的板凳上 那肯用耳去聽 也不知他說了多少時候 忽然見他提高聲帶 連哭代喊 眼鼻中落下許多淚涕 越喊越哭 聲音越低 好像咽不成聲了 楚鳳叔坐在主席台旁 也是涕淚俱下 韻芙不由吃了一驚 連忙向主席台上注目 只見王教涵抽抽答答說道 我一提及一般貧民 我們的窮苦同胞 我就心中如焚 徹夜不寐 只恨自己能力薄弱 不能救濟他們 這次教涵成立此會 就是略酬素願於萬一 慘淡經營 一切艱難經過 將才已然說了 勿庸再述 現在雖然已經成立起來 只是何有一件大難題 就是會款絲毫無著 我們不得不想法來補充 一般大慈善家富紳巨商 我都發了公函 要求他們贊助捐款 諒情三五日內 必定都有回信 不過我們當會員的 多多少少 也要量力資助些個 集腋成裘 也與貧民不無小補 教涵不才 願爲全人倡

王教涵說到這裏 便從身上掏出一元鈔票來 放在主席台上面 又向著楚鳳叔道 就請會計主任楚先生 代收會員捐款吧 說罷向著大家一躬而退 又見楚鳳叔提著一個布袋子 走到台前面 把那鈔票放入裏面 復又走向大家面前來 挨次伸手

求捐 費韻芙知道小竹槓要敲到頭上了 有心要退身出來 又覺不好意思 伸手摸摸小衣袋裡面 尙有二五角小洋 使用中食二指 捏住了兩個 預備小楚過來的時節 自己認個靈頭 給他裝進布袋裏面去 不一時楚鳳叔蹭過來了 韻芙看他一眼 一言不發的 從衣袋裏伸出手來 就把兩毛小袁頭 揀進袋裏 只見楚鳳叔用手顛顛布袋 也一聲未出 就走過旁邊去了 不一大會 已然挨次捐畢 楚鳳叔提督袋子 仍然回到台前 嘩啦啦全都倒在桌上 一五一十的數了一回 然後高聲朗誦似的 向衆報告道 本日到會 計十八人 共收捐款 計大洋二圓 輔幣二角 銅元七十一枚 王教涵容他報告完了 就用手帕將錢包好 奔進屋內 楚鳳叔也趕了進去 停了一會 就見王教涵從屋裏又出來了 左手拿着三塊面包 右手拿着一條香腸 笑嘻嘻的 向大家說道會務已畢 請諸君隨使用些点心吧 話猶未完 衆人好似湧水一般 向屋裏搶去 王教涵只顧細嚼那根乾香腸 險些被大家衝倒下了 就聽屋內一陣大亂 接着香腸讓你搶淨了 面包讓他藏起來了 嚷個不住 好像打將起來一般 韻芙實在忍不下去了 抹頭向外便走 屋內衆人 只顧搶食 誰肯管他去否 韻芙三步兩步 跑出了跨院 迎頭就看見一個老和尚 坐在大殿石階上洗脚 一手還拿着酒壺 一手捧着些熟肉 一邊下酒 一邊鬪著旁邊的黃狗 搖頭擺尾 所爲取笑 韻芙掩鼻低頭而過 到了街上 方才長出了一口氣 不禁嘖嘖歎道

真是人以類聚 物以群分 難得這個慈善寺 會有這個慈善機關 想不到今天我的腿子倒靈 無緣無故的 跑到這裏來 破了兩角的鈔 却看了這一大幕陸離光怪的活劇 自己越想越覺可笑 深悔多此一來 犧牲了大半天好光陰 就誤了好些功課 懊悔無聊 便喊了乘車子 奔回油麵胡同自己寓所而來 說起這位湘潭羅翁 字叫一峰 也是簪纓世族 禮義門閥 一峰在宦海中 遊了七出八進 只因賦閒淡泊 解職以後 依然兩袖清風 民元時代 袁項城網羅人才 便把一峰請到公府 當個秘書 又爲買屋置妾 極盡崇敬之禮 歷更元首 都耳一峰才名 所以未加更動 一峰博學多聞 尤工繪事 駢體四字 更是家常便飯 爲人調惱不羈 善飲好交 一遇杯中物 就拚命飲起來 大有醉死方休之勢 這天星期 一峰在家無事 早飯吃過了 陪著姨太太嫣紅 說了半天閒話 覺得非常無聊 走到書房找韻芙來談 天 誰知他又已然出門了 一峰便喊人開出汽車 坐往同鄉賀龍嘯家來 到了門口 因爲有通家之誼 所以不待下人稟報 就直入內宅 將到院中 就見龍嘯 赤背跣足 棍般直跪在廊簷底下 看見一峰進來 羞得面紅過耳 嚇的立起身來 跑到上房 披出一件小褂 疊聲喊叫 失迎 失迎 便偕著一峰的手 走進客廳來 讓坐讓茶 忙個不住 一峰情知今天龍嘯 必定是犯了閻法了 便向他嘲笑道 人都道你是陳季常第二 我以爲是句玩笑的話 今天親自目覩 方知言之不謬 傳

社

會

小

說

子民擠得燈乾油盡 如今在牀頭 却會施展不轉了 服首帖耳的領刑 難得將軍的
八面威風 一面都沒有了麼 龍嘯知道被老羅看穿行徑 再瞞不住了 索性涎臉笑
著說道 老峰你不知道 閫以外 將軍事也 閫以內 便屬夫人了麼 說的一峰也
笑了 便問龍嘯 因何犯法受罰 龍嘯歎道 說起來冤枉煞人 莫須有三字獄 却
臨到我的頭上了 今天早晨 我還沒有起牀呢 他就沒頭帶臉的打來 眼紅面青
好似動了多大的氣一般 容他打得力乏了 我方才偵問他 因為何事這樣的動氣
誰知他只千刀萬剮的蠻罵 再也說不出一點理由來 勒令我跪在廊簷底下 等他睡
醒了午覺再說 我偷著問了小丫頭一回 才知道是今天一早 也不知那個捉狹鬼
來了一封信 裏面也不知都說些什麼鬼話 才惹出這場禍來 究其實 我還莫明其
妙呢 偏巧你又來了 讓你看見這齣把戲 一峰聽罷 撫掌哈哈大笑說道 老嘯今
天吃了苦了 我來替你做個魯仲連罷 龍嘯連連擺手搖頭 央告說道 不可 不可
我們夫人的脾氣 是剛強很的 我是因愛 而縱 而畏 才養成他這大的威風
倘若你出頭說情 不但他不肯赦我 還講不定 說你是通同作弊呢 一峰拍手笑道
實對你說了罷 你吃了麵包老宋的虧了 你今天吃打挨跪 全是老宋害的啊 龍
嘯摸不著頭腦 望着一峰呆呆不知所對 一峯便笑著 把面包使的捉狹 對他說了

社

會

小

說

一遍 龍嘯猶自半信半疑 又問一峯說道 老宋同我開玩笑 你如何會知道呢 一峯笑道 老宋昨天捏造情書的時節 我正在他跟前 他還讓我今天來看笑話來呢 龍嘯聽罷 方才如夢初醒 大罵老宋短命鬼不置 又復做揖鞠躬 求一峯替他在夫人面前剖明是非 一峯吃他央求不過 遂同他進到上房 只見龍嘯夫人梨華女士春睡乍醒 餘怒猶存 正坐在椅上發楞 看見一峯進來 強笑立身 淡淡的招呼了幾句 一峯含笑就坐 還未開言 就見龍嘯站在地下 指手畫腳的把將才的話 都學說出了 梨華女士那裏肯信 一峯在旁說道 弟妹 這次委實是屈賴我們老弟台了 那老宋爲人 最是淘氣不過 一般朋友 沒有不吃過他害的 弟妹若不信 我可以把那信 背給你聽 說著 便將老宋寄來的害人假情書 真個的背了一遍 梨華女士掏出原信 看與一峯背述的 大致不差 方肯相信 漸漸的也露出笑容來 龍嘯見此刻真象已明 立時擦拳磨掌 得勝不讓人似的 大罵麵包老宋 混賬可惡 開玩笑沒有關係 不該這樣挑撥人家的家庭美感 非想個毒法子 還報他一下不可 梨華女士看他一眼 龍嘯方才老實了 一峯見龍嘯厄圍已解 自己調人責任已盡 惟恐他們又出了旁的風波 不敢久坐 談了幾句不相干的話 便起身告辭 梨華女士道聲勞駕 陪笑送到廊下 龍嘯千恩萬謝的 送到大門以外 一峯拱手而別 上了汽車 奔回家來 書中補表 這位麵包老宋 也是湘潭人 字叫步髡 爲人放

蕩形骸 個儻不羈 素有半瘋之稱 舌尖口利 心聰智敏 最好談諧 同鄉知友 多半受過他的做弄 叨過他惠的人 無可報酬 因為他的腦袋 上下皆尖 惟中長圓 所以上他一個麵包老宋的綽號 他自己嘗以東方朔淳于髡自居 所以自號步髡 爲人之滑稽 也就可想而知了 他素曉得賀龍嘯有季常之癖 每每想做弄他一回 看個笑話 苦於無隙可乘 可巧這天星期六 遇見龍嘯在朋友家打牌 羅一峰也全在坐 老宋知道龍嘯 今夜回去必晚 一時壞計上心 便偷偷跑到主人的書房 抽出紙筆 仿照女子筆體 七擰八歪的 捏造了一封禿名的情書 言詞纏綿艷麗之至 寫好之後 又偷了一分郵票 粘在信封上 溜出去擲在信筒 估量次日一早 必定寄到賀家 准有一齣武戲唱唱 二返回來 坐在龍嘯背後看牌 想情不禁暗笑 羅一峰是着過他道兒的人 看見他不言不語的那副鬼臉 不知道他又耍毀害誰 不由得連連向他注目 老宋知他看穿行逕 惟恐洩露了機關 遂藉空扯出一峰 對他實說了 一峰笑罵缺德不止 少時散了局 天已不早 老宋又故意說東話西 門得大家嘻嘻哈哈 直到半夜 方才盡歡而散 果然龍嘯到家 梨華女士因回他來過晚 疑有外遇 著實盤問了幾遍 怎奈無綻可尋 也就罷休 次日一早 老宋害人的信到了 梨華女士不知就裡 扯開看了 那能不氣 登時拾根尺板 從被裏揪出龍嘯 連咬帶打 逼他實話實說 可憐龍嘯是丈八金剛 那裏摸得頭腦 直著兩隻

壯

會

小

說

眼 瞠然不知所對 梨華女士越疑是實 罰令龍嘯廊下長跪 氣得女士早飯也沒有吃 就倒下又睡了 幸虧羅一峰前來 說破老宋的把戲 梨華女士才惡氣全消 前嫌盡釋 龍嘯平白無緣無故 吃了一頓冤枉跪打 心裏那肯干休 畢竟後來他依樣畫葫蘆 原封照舊的 報酬了老宋一回 正是

美娘子咸好醋 真名士自風流

欲知後事如何 且看下文述說

第十回 演戲籌捐學生施騙談 更名改姓記者創奇術

上文楚鳳叔所說 王教涵設立貧民會之本意 看官 切莫認爲謠言 委實一字不假 難爲他們這一幫 窮極生智 想出這匪夷所思的法子 要從中弄出錢來 好去報效鶯鶯燕燕 那會念及官法如爐呢 星期日討論會散席時 大家搶罷茶點 便就開始辦公 說起這間辦公至 更要笑話死人了 全屋面積 不過丈二見方 傳達 會客辦公 休息 一包在內 北牆上懸著一個破馬蹄表 時走時停 還是同和尚賃來的 每月要出三角錢的租費 東西兩面 各帖一張紙條子 東邊寫的是 辦公重地 閒人免進 西邊寫的是 本會辦公時間 每日上午九時起 至下午四時止 地下橫三豎四的放着幾張桌椅 桌上也有幾份筆硯 另有一個木箱 封鎖重重 看那樣子 很是鄭重的 原來裏面藏著是文具紙張 會中圖記 等等應用東西 非經過過

理事長 不准私自啓用 王教涵等大家用淨茶点 遂把桌面收拾乾淨 請大家入了坐 然後向一個白面少年說道 喂 少川 你進行約角色的事情 現在如何了 那少年皺著眉頭答道 能成功不能成功 現在還沒有十分把握 因為這會兒誰都抱着現金主義 估計起來租園子 請支 班底 前後台一切開銷 至少也要三百四五十元 就是先付半價 也要二百上下 我們那裏籌措得出呢 楚鳳叔也向那白面少年說道 小王 你太慎重了 昨天我們既然計議好了 這筆墊款 准有一定著落你自管放着膽量 往前去進行去 就是了 少年尚未答言 王教涵也說道 老楚說的極是 少川 自管同票友去定規日期 反正在開鑼的前三天 我准先付一半款項 難道你還不放心麼 那少年紅著臉爭道 并不是我不放心 實在是他們票友 太以咬牙 既是你准能有這把握 我就再去交涉著看吧 說著向大家点首作別 往外走去 王教涵同楚鳳叔全道 多累 多累 也跟著送了出來 那少年已然出了跨院 王教涵忽又喊他回來 讓他無論如何 明天必要有回信才好 少年翻翻眼皮 點頭稱可 好像又想起事似的 便湊到王教涵耳邊 啾咕了幾句 王教涵一面點頭 一面從身上拿出那捐款包來 打開了 取出一塊現洋 交給他 方才笑嘻嘻的 說了一句古得拜去了 楚鳳叔也乘便從王教涵手內 奪了二角輔幣 十多個銅子 帶在自己身上 二人復又返回辦公室 方才覺出費韻芙早已不辭而別了 這時屋內諸人